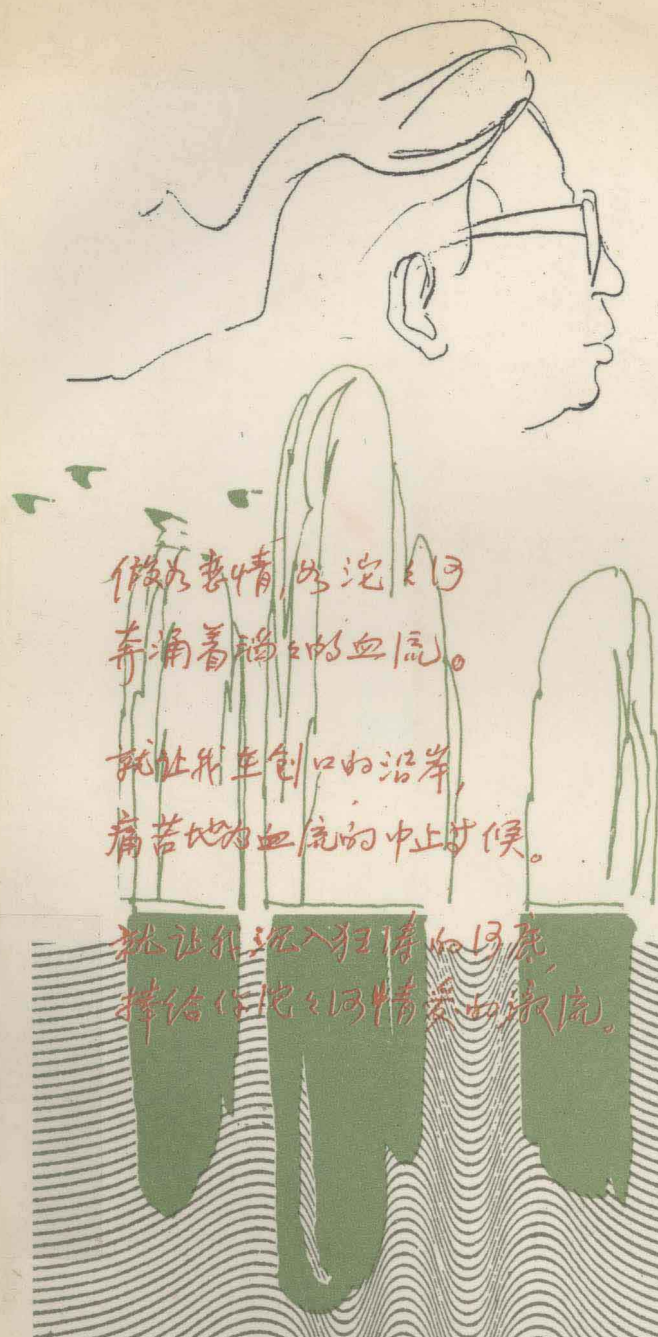


晏明山水诗选



做为豪情，如沱江
奔涌着细腻的血流。

就让我在创口的沿岸，
痛苦地为血流的中止守候。

就让我沉入狂暴的谷底，
捧给你沱江情爱的激流。

晏明山水诗选

(京)新登字 086 号

内 容 提 要

著名诗人晏明在诗坛艰辛耕耘 55 年，在诗歌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现代山水诗以清新、绚丽、精巧、深情的艺术风格，以及熔古典诗与现代诗于一炉的新颖格调，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受到文学评论界的好评。《晏明山水诗选》，精选了他自 40 年代至今的山水诗，是诗人的代表作。他以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描绘了祖国山山水水的绚丽多姿，执著追求诗的形象美、意境美和音乐美，表现了挚爱祖国的热烈激情，受到前辈诗人、作家臧克家、公木、吴奔星、端木蕻良及沙鸥、彭燕郊、屠岸、唐湜、晓雪、杨匡汉、钱光培、吕晴飞、张同吾、刘士杰等 50 余人的高度评价。著名老诗人臧克家在评论中，认为“晏明的山水诗短而精、小而美，用艺术之手、艺术之心，培植精美的花卉盆景。求精、追美，是心灵的再创造，苦心追求内容美与形式美，付出大量心血，取得了可喜成就……”著名老诗人吴奔星称“晏明的山水诗，开拓了诗的新领域，是独创的边塞山水诗，发展了我国文学史上独特的山水诗……”等等。

《晏明山水诗选》由著名老诗人公木写了近万字的长序，序文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晏明山水诗的淡雅而清新、明丽而绚丽、深情而婉约、抒情而凝练的艺术风格。晏明自 1947 年至今先后出版诗集 10 种，部分诗作曾被译成俄、朝、法、意、德、英、日等 10 余种文字。他的生平成就已载入国内 10 余种辞典及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编辑、出版的《世界名人录》(第 23 版)。

晏明山水诗选

*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37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875

字数：200 千字 插页：2 印数：1—1500 册

ISBN 7-80101-196-1/I·14 定价：9.00 元

如画江山如梦诗

——《晏明山水诗选》序

公 木

晏明同志诗的历程已逾半个世纪，50年代初，我们相识于北京，深感其勤于学而敏于行，生一副热心肠，诗思如泉涌。交游不久，我因故离京外调，一别20余年，直到1979年，新时期开始后，才得重逢于中国作协及《诗刊》主持召开的各种会议活动中。他头上虽添些许白发，诗情更加葱茏了；乐观与活跃不减当年，精力更加旺盛了。好像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寒冬，又迎来了阳春。诗的阳春啊！

新的起点，新的收获

诗人说：“从1979年开始，我集中精力写山水诗，是出于我对祖国山山水水深沉的爱，也是为了对山水诗艺术作一些尝试、探索，这是我创作上的一个新起点。”一个新起点，是的，这是诗人在丰盛间荒凉、壮阔却崎岖、风云变幻的中国诗坛上驰骋40年后，历尽沧桑，再作为“重开的花朵”，伴着“归来的歌声”，在新的跑道线上，“而今迈步从头越”啊！为什么选定了山水诗呢？诚如诗人所自述，首先是因为他自幼便情痴于大自然，不论是父亲绘制的山水画、讲读的山水诗，还是故乡云梦泽的秀丽风光，都在

他天真的心灵上烙下深刻的印象，这使他19岁时发表的第一首新诗便是山水诗《湓水之春》；尔后几十年，在战火纷飞和建设歌声中，他又走遍祖国半壁江山，诗情画意，久贮胸怀。这便是诗人说的“对祖国山山水水深沉的爱”吧。

新时期一开始，人人心里都唤起一种自由感，诗人、作家们不是都在欢庆着生命的第二次解放吗？诗人由衷萌发“再生”的喜悦，怎能不给“换了人间”的祖国山山水水添彩增辉呢？假如说，过“左”的思想导向，“为政治服务”的超重负担，曾给有悠久而丰富传统的中国山水诗带来困难，陷于式微；那么，到新时期，作为抒情诗特殊样式的山水诗勃然兴起，犹如1977—1978年两届高考，涌现的大批新秀，1979年成为新山水诗的光辉纪元。80年代的山水诗，真可以说是“盘古生我新一代”，“万里锦绣任你裁”（贺敬之：《三门峡——梳妆台》）。当然，每个诗人都会有各自的机缘，独特的触发。10年间，晏明的山水诗集已印发了5本：第一本《春天的竖琴》（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第二本《故乡的栀子花》（1983年，长江文艺出版社）；第三本《花的抒情诗》（1987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第四本《高原的诱惑》（1990年，华岳文艺出版社）；第五本《东娥错那梦幻》（1992年，花城出版社）。5本诗集我都掂量摩挲过，有的还作过批注。作为读者和诗友，应该说我是熟悉诗人的创作道路的，5本诗集清楚地记载着诗人探索、跋涉的足迹。诗人说：“我是从现实主义道路走过来的，但我希望创作道路与方法、艺术流派与表现手法，更多样更丰富些。”我说，这便意味着在现实主义精神统摄下的多种创作方法与多种表现手法。有什么绝对标准与具体样板吗？当然没有，不是说要“百花齐放”吗？而诗人晏明所遵循的道路，至少是符合“现代化、民族化、大众化、多样化”的诗歌方向的。至于在诗美或诗艺上，是永无穷尽，各有千秋的，高峰探险与激流冲浪，都称山水，而道不同，难得并论。肖威的《记晏明》（见《作家报》

1993年11月6日)以《情系祖国山和水,诗情画意总相宜》来标题,我读过以后,深以为然。

或谓狂放、幻觉、宁静,是诗的三种境界。狂放,是热情的奔放;幻觉,是神秘的梦境,这些凡是诗人都会有一点,晏明自不例外;但他主要的还是宁静,宁静与单纯同在,是基于冷隽的对人生的洞察。这些特别从前面提到的第一、第二两部诗集中看得出。在《故乡的栀子花》后记中诗人追述:

有人问我:“你怎么爱上了诗?”

我回答:“我爱母亲,我爱母亲教我的歌……我爱上了诗。”

从此在那颗童心里播下诗美的种子,慢慢养成了思维的定势:“……让诗的构思、语言、形象、想象、联想、意境、节奏、音韵、色彩……美些,更美些”(《春天的竖琴》后记)。

运用唐人绝句章法创作新诗

“如今,我已年逾花甲,依然爱着,写着。”有道是:“诗人老矣童心在,国运昌兮正道隆。”这话原是寿诗兄艾青的,完全可以拿来转赠晏明了。在这些追求精炼与简洁的小诗中,甚至还可以追寻到童年时“父亲就教我背诵唐人绝句”的踪影。记得我曾把他的许多精品还原成绝句,这不是文字游戏,而意在探索新诗应该和怎样继承与发展旧诗,不妨试举两则作例:

一、杉湖月夜

杉湖的月夜这般静,
飘香的晚风这般轻。

杉湖月夜晚风轻,

湖面上闪着碧蓝的星，
湖底下亮着晶莹的灯。 湖面蓝星湖底灯。

夜的花朵开了，是星，是灯？
湖上睡莲笑出了声。 湖上睡莲咯咯笑，

花儿，花儿，怎这般多情？
最多情的是桂林妹的眼睛…… 阿娃眸子偌多情？

二、绿的旋律

濛濛的雨，
飘着绿的旋律。 濛濛细雨洒新绿，

绿的漓江多美，
美的漓江多绿。 绿浪绿波浮绿宇。

数不尽的音符，
谱下多少美的乐曲。 不尽悠悠绿的歌，

雨中的漓江，
春天的旋律…… 漓江绿染春旋律。

改写的诗句未必精巧，但大体可以表示出诗人是怎样运用绝句章法来创作新诗的，把二、二、三的七言句分作两截，写成白话，适当调整节奏，就发展成所谓八句体。这自然是极简单的方法，再错综变化，两句变三句，或相互交叉，自然便更复杂，形式多样。诗人说，要“努力把诗写得清新、明丽些”，更“愿作多种尝试，

六行、八行、十行……”据我所知，诗人和他的挚友诗人沙鸥，曾共同探讨求索，仿佛在 50 年代，便开始了这种尝试。这在前述第一第二两个集子里表现得还是很清楚的。当然，正如诗人所说：“我漫步在祖国辽阔的大地。我执著的脚步，印下我执著的爱，一步一个爱的音符，一步一支心曲。”（《花的抒情诗》后记）在这新的起点上，诗人迈进的脚步跨得更大了。我收到他寄赠诗集的同时，还接到他的来信说：“我十分感激新时期带来的大好春光，鼓舞我在创作上作了新的探索，尽管我已 64 岁，但近四五年却成为我 40 多年来的创作的旺盛期。”（1984 年 10 月 16 日）这种心情，尤其是这种经历，只有作为中国诗人的我们这一代才会遭逢且体验得到的吧。这也是隔代人和局外人所难得理解的。

老来益纵生花笔

诚如诗人刘征《赠晏明同志》一诗中所称述：“澄练绮霞胜昔时，风船月屐信神驰。老来益纵生花笔，如画江山如画诗。”（1988 年 4 月桂林）这几年间，在诗人纵放的生花笔下，祖国的山山水水，确实奏起一部部宏伟壮美的交响乐；祖国的奇花异草，确实低吟出一支支绚丽轻巧的小夜曲。闽山碧，陇云高，九寨沟海子泛绿涛。而今只特举一例：晏明的组诗《黄山，奇美的山》（5 首）。1982 年初夏，诗人攀上了祖国第一名山——黄山。他唱着：“我追逐着一朵云，/攀上你奇险的峰顶。/我多想为你唱一支歌，/一支云的歌、鹰的歌。/呵，你离云多么近，/你终日伴着鹰。”奇美的天都峰，这大自然的巨雕，天字的奇想！于是诗的喷泉，在诗人心中汹涌。继而从玉屏楼经西海到北海，从画境走入画境。散花精舍，童话般的小楼，推窗纵目，流泉云海，奇花争艳，万紫千红。是天上还是人问？仿佛在仙境中漫游。“呵，我的

黄山，我的祖国！”就这样泛着云海的涛韵，荡着鹰扬的风声，一篇壮丽的组诗孕育成熟了。《黄山，奇美的山》发表以后，先是由香港著名作曲家屈文中谱成大型声乐作品合唱诗篇，在台湾台北“国父纪念馆”大会堂隆重首演，香港音乐大会堂二演，引起热烈反响，轰动效应，并传唱到日本和东南亚各国以及美国部分城市，后获台湾两项金鼎奖。有多少侨居海外的华人心弦被它拨响了啊！1985年9月初，诗人又应中央电视台之约，二上黄山，拍摄了一部有关合唱诗篇《黄山，奇美的山》的电视艺术片《诗乐合璧黄山情》，也得到广大观众和读者的赞誉。这说明晏明的山水诗，不仅五彩缤纷，光华闪烁，可以进入画境，而且波澜荡漾，浪涛翻滚，真是凝固的音乐。

形、音、意与诗、乐、画结合

不只是《黄山，奇美的山》，而且所有晏明的山水诗，大半都可以拍摄成电视艺术片。一如《诗乐合璧黄山情》，也还可以制作《诗乐合璧闽山情》、《诗乐合璧雪山情》、《诗乐合璧青海情》、《诗乐合璧瀚海情》……晏明的山水诗创作，如同他自己所说，主要是从祖国的山山水水中提炼大自然与生活的美，提炼心灵的美，并使这种美得到升华。瑞士思想家阿米尔（Amiel）说：“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中国大画家石涛也说：“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诗人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立言。引起他“神遇而迹化”，与《黄山云海情》等量而同构的，何止十百千万！《鼓浪屿的早晨》、《九寨沟月夜》、《巴里坤的黄昏》，以及吐鲁番“香喷喷的月亮”，敦煌的“莫高窟创伤”……都会引起诗人由衷的感叹：“呵，我的祖国！”而后者更还混合着“骄傲”与“屈辱”、“愤懑”与“惊愕”。这就是说，所谓美的升

华，并不止于唯妙唯肖地模山范水，而是意味着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以一个宇宙人生的具体形态为对象，借以表现自我的最深刻心灵的境界，这也便是艺术境界。从这个视角来看，山水诗同所有的诗一样，它被创造出来主要是用以标示创作主体的生命形式和生存状态的象征世界，或者说是生命意识的自由表现。晏明山水诗是充分显示了这种基本特征的。在这里，无论从近处逼视，还是从远方眺望，都会呈现出或发现出三个层次，亦即三种形式：形、音、意。凡成一境界，不能不是这样。诗，这里特指山水诗，作为语言艺术，自以意为主，意犹率也。而意境的创构，则是使客观景物作主观情思的象征。诗人心中情思起伏，波澜变化，仪态万千，也只有大自然的全幅生动的山川草木，原海烟云，才足以表象。一若诗是无形的画，画是有形的诗；读画者由形而神，读诗者由神而形；通常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便是这种艺术境界的显现。至若大自然和谐的节奏与旋律构成音乐形象，更以独特的形式传达生活的意境，表现情感的起伏变化。这种旋律节奏凝住不散，直到显象为行云流水，碧海青山，使人神游漫步于其间。晏明的黄山诗岂不便成为如此凝固着的音乐？所谓诗为乐心、乐为诗翼，这是音与意或意与音相辅相成的典型。得以拍摄成电视艺术片的《诗乐合璧黄山情》，正说明着晏明山水诗得与绘画和音乐相结合，即形、音、意三结合的特点，它充分显示了诗、乐、画共同的艺术本质。这种特点与本质不是当今新山水诗所全都具备的。

最突出的意境——高原情结

晏明山水诗最突出的意境，还是诗人的高原情结。从那里他听到世界上最美的一种声音，那就是诗呼唤，那就是诗的回声。

诗人自述：在童年时，就向往高原。“高原是怎样的世界？美吗？高原那边是河流？是大海？是湖泊、草原？高原尽头，是更高的高原？有草莓、蘑菇和野花吗？”他为遥远的高原所迷惘、诱惑。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他还为一支动听的青海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其实是著名作曲家王洛宾的著名作品），所久久吸引着。就如衷心盼望的奇遇，期待愈久，思念愈殷。时间跨度，飞跃而过，40年匆匆逝去，直到1984年秋，才得初游敦煌，一访玉门，并继而应邀去了青海，受到热烈的欢迎和殷勤的接待。诗人在64岁高龄，又一度尝到“青春蜜月”的滋味，尽兴享受了“青海湖恋情”。奔放而温情、高亢而委婉的“花儿”，时时响在耳旁；溢满激情的少男少女的舞圈，像激流的旋涡，热烈地旋转。多么新颖而亲切的风情：呵，阿丽玛，红艳艳的阿丽玛，比红牡丹更红艳。土族人心上的圣那安。安昭索罗罗，梦幻般的安昭索罗罗……日月山、倒淌河、青海湖、鸟岛……藏族牧民的村庄、帐房，以及油菜花、草原、雪峰……一幕一幕，像飞驰在荧屏上的风光，目不暇接，美不胜收。一天过去了，青海湖之夜是多梦的，诗人失眠了：“我醒着的时候，/青海湖绕着梦睡了。//青海湖醒着，/我枕着湖浪入梦。//白日的蓝波缠着我，/夜的涛声把我唤醒。//遥远的梦沉入湖底，/我是睡，还是醒？”（《青海湖夜之一》）第二天，早起，奔往湖边，迎接青海湖绝美的日出。诗人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感受的：“我迎接过北戴河的海上日出，迎接过黄山北海东岸的日出，在鼓浪屿日光岩迎接过海平线的日出，在武夷山天游峰迎接过远山层峰的日出，以及祖国山山水水的日出。而青海湖高原湖泊的日出，更加壮丽，更加使我神往、难忘！”（《高原的诱惑》后记）这记载着“青海湖恋情”的《高原的诱惑》的诗章，大部分都还可以说是老年忽发少年狂，在秋天猛把“青海湖春天奏鸣曲”拨响。于是一唱《黎明的萌动》：“黎明的脚步很轻很轻，/湖面静静，听不到声音。//一丝丝闪光的曙色，/透着一丝丝春天

的资讯。”二唱《献身光焰》：“远山撩拨着山岚的天幕，/青海湖托出太阳弧形的红光。//羲和的巨轮开始滚动，/阿波罗射出万支金箭……”三唱《海鸥从梦中惊醒》：“它展开洁白的翅膀，冲向/闪着红宝石光芒的浪尖。/它顶着风，又冲向蓝天，/披着阳光紫红的羽衣飞旋。”四唱《春游车队的狂澜》：“黎明的花束，早晨的云霞，/春天的奏鸣，在青海湖久久回旋。//是滚滚春雷在远山奏鸣？湖边公路扬起一串尘烟。”

从明丽绚美到浓烈深沉

这些诗篇，包括《高原的诱惑》中的大部诗篇，还主要是表现了：淡雅而清新、明丽而绚美、深情而婉约、抒情而凝炼的艺术风格，流露着高原梦幻一旦成真的轻快与浪漫色调：那么，3年后以总题为《长江源抒情诗》的那些篇章，就显然增加了更多的浓烈、更重的深沉。在那里凝望多于观赏，沉思重于欢笑，诗人一步迈入四维空间，情绪立刻升华为意志，净化为感情，爱憎苦乐不自觉地都饱和着思想。在这种情态中，诗人创作出这些新的诗章。结集为《东娥错那梦幻》，诗人在给我赠书的扉页上这样写道：“我于1987年（67岁）冒险登上海拔6千余米的长江源头，用生命换来这本诗集……”诗103首，分编作5辑。我读着它们，仿佛同诗人一道：“我驮着岁月的重负，/跋涉于高原雪岭。//岁月雕刻我的额头，/啃噬我执拗的童心。//我不想向你诉说，/我背负着累累伤痕。/我爱过恨过失落过，/爱与恨，都同样深沉。//当我匍伏在你的脚下，/我噙着泪，喊一声：母亲！”（《驮着岁月的重负》）不想诉说，还是诉说了，回到母亲怀抱里，怎能由得自己呢？但不只是倾诉，更主要的是受到启发与鼓舞：“在暴风雪中悄悄隐去，/藤萝依旧紧拥着悬崖。//炽热地爱，一生，一世，/

如火的爱，怎会被暴风雪压垮？//明知瞬间的冷却，/会跌进万丈绝崖。//不如永生燃烧狂热的爱，/让雪融化，让冰融化。//苏醒的藤萝吐出新芽，/悬崖上滚动着缕缕红霞。”（《炽烈地爱，一生，一世》）这岂不是得自母亲给予的信心和力量吗？诗人自述，在这历时半个月的长江源之行，心情无比激动。“当高高尖尖的各拉丹冬雪峰矗立在我面前，它离我是多么近，仿佛伸手可摘云朵；它离我又多么远，高不可攀。在浩瀚、巍峨的群山、雪峰、冰川、江源面前，我浮想联翩，一切最神圣、最崇高、最纯净、最虔诚、最瑰丽、最富庶、最辉煌、最壮烈、最苦痛、最苍凉、最贫困……的形象，一齐涌现在我面前，这就是母亲的高原与雪峰，我伟大的祖国母亲呵，我呼唤你，深沉地爱你，我愿为你献出一切！”诚然，这里没有“我站在山顶上倾听，/轰轰不停的雷声，/在这里，我们正建设/一座不夜的长城！”（田间：《白云鄂博》）的战斗豪情；也没有“万仞岩上/太阳眯细着眼//紫云太紫/泼一天光”（孔孚：《睹光岩一瞥》）的神秘禅机。这里有的只是从中国广大人民中成长起来的现代诗人的真实而诚恳的情感。

狂放与幻觉，主秀而重隐

“如今，我披华发攀上各拉丹冬，/呵，恋情如沱沱河奔流冲击。”（《各拉丹冬恋情之一》）诗人显然是处于凝神的、专一的、精纯的心态，把握了审美观照的重要特征。而作为一位现代诗人的“静默的观照”，又决然我道我情。诗人的观照，载着5千年的沉重，苦苦深思，默默呐喊。想象的健足踏遍姜古迪如的雪峰，诗情的狂热融进了雪莲的飞瀑。于是，“我为你敞开我的心灵，/赤裸的，血浆般赤裸，/我迎接，迎接你纯净的瀑布。//即使我在你如狂的瀑涛中，/被你瀑的情爱所淹没，/沉入深潭，灭顶而无憾

……”（《雪莲飞瀑》）于是，“我全身沐浴着沱沱河雪浪，/各拉丹冬的鲜血涌入我的血管，/心脏在各拉丹冬峰巅跳跃翻滚。//接受冰雪与风暴的洗礼，/背负着永恒的苦痛与忧患，/我在各拉丹冬又一次诞生……”（《我又一次诞生》）读着这些诗，说真格的，我以昏花的双目，竭力随同攀登，自然只是影影绰绰，不过也还仿佛凝望到那“陡峭的岩层潜于冰峰，/绝壁中火山隐隐闪动。//披一万年白发，/卷起未来岁月的长虹。”（《各拉丹冬之一》）呵，你蓝幽的东娥错那梦幻，河之源，江之源，永恒的姜古迪如。据说，姜古迪如藏语意为“人越不过去的山”。但是我说：诗人，当你歌唱姜古迪如，姜古迪如便不永恒。是热情把它冰化雪融，撼醒了“飞起玉龙三百万”的梦。古老的冰雪的躯壳，已蕴藏着冬天的裂变，正孕育着繁花的春天。是诗的遐想，翱翔在这庄严而无限的四维空间，愈是遥远便愈是逼近，在粗犷苍凉里闪现着繁缛辉煌。

正是到了这里，诗人才经过回顾而自觉地总结说：“我是从现实主义道路走过来的，但我希望创作道路与方法、艺术流派与表现手法，更多样更丰富些。”这话在前面开头处已经称引过了。但怎样理解这个“更多样更丰富些”？直到《东娥错那梦幻》，才算给了具体回答。在冷隽的人生洞察基调上，这里不仅还洋溢着热情的奔放，而且更多幻生出神秘的梦境。这也便意味着在不失宁静中，又增添适度的狂放与幻觉，由主秀而重隐。诗人在诗集自序中说：

从长江源归来，我创作激情喷涌，那激情一直在我心中骚动。……我为长江源头放歌，有些诗是含泪写出的。我写欢乐、写期冀、写青春、写恋情、写情爱、写困惑、写失落、写苦痛、写忧患意识，写现代意识、写对现代化的渴望……总之，这些主题都是通过江源之美、祖国山水之美、大自然之美来抒写、表达的。集中一点，

通过江源的广泛题材和我的万千思绪来赞叹、讴歌江源之美。

摘引这么长一段话，是为着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沙鸥来信说，给《晏明山水诗选》写序，先要给“山水诗”作个界定。我想，诗人已经自己说得明白而且详细，再不须多作补充了。诗，本来就是诗人自我生命的溢出，山水诗大体就是沉醉于自然美的诗人借山水来作比兴或象征吧。如果这样还没有说清楚，那就只有让时间来回答了。而诗人说：“让时间老化吧，让我走自己的开着鲜花又长着荆棘的诗路与生活之路。”看来时间也未必能胜任。那么，我就只好在此结束了。诗人纵年逾古稀，还在保持年轻的心态和积极燃烧的创作激情。诗不老，时间也将永远不会老的。

1994年1月26日，长春。

山水诗与我

——《晏明山水诗选》自序

我童年时，看见外祖父书斋墙上，挂着父亲画的一幅山水画：红色挺拔的山，蓝天上，被山映红的云，灰色的飞鸟，山下开着丛丛野花，绿绿的缓缓流动的溪流……画上，有外祖父题的山水绝句。我还没有上学，父亲就教我背诵唐人绝句，其中有不少山水诗。这是我接触山水诗的开始。

我的家乡，在古云梦泽西北的湖北云梦，是鱼米之乡。家乡的梦泽湖，碧蓝碧蓝的，美极了。我曾问自己：“世上有这样美的湖吗？”故乡无山，我最早是在小学地理课本上读到山的：长江发源于巴颜喀拉山……于是，我向往山。母亲纺纱时，我问：“您见过巴颜喀拉山吗？”母亲指着纺车笑着说：“这就是巴颜喀拉山。”于是，我向往巴颜喀拉山（直到我 67 岁时才登上巴颜喀拉山，我也笑着说：这是母亲的纺车，母亲，您还在纺纱？……）。从少年时期开始，我就喜欢父亲的花鸟画，一幅《百雀图》，一百种姿态的雀鸟，我更喜欢他的山水画，我常站在画前出神，自言自语地说：“什么时候能登上父亲画的山呢？能在画的溪流中划船吗？”于是，我开始迷恋山水画，迷恋山山水水。

抗日战争的烽火，引我走向山，走向高原。我为抗日高歌，我流浪……1939 年夏，我到了贵阳，开始写作，为宣传抗日救亡而写剧本，为思念沦陷的故乡而流着泪写诗。勤奋地读与写，而更多地是读，废寝忘食地读书。

1940 年初，我到重庆，狂热地写诗，其中多数是思念故乡河

湖及土地的诗，边流泪，边写作。1940年4月，我在老作家靳以先生主编的《文群》上发表第一首诗《涘水之春》（涘水，故乡的河），一首思念故乡的诗，也是山水诗。这一年，我在桂林、衡阳、长沙、香港等地报刊发表诗，几乎大部分是为抗战讴歌与祖国山水有关的诗。从我开始学诗、写诗，就与山水诗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山水诗，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是中国诗传统的主要题材与诗体之一。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光大。我国最早的《诗经》中的部分诗，是山水诗的源头。魏晋以前的诗，大多涉及自然景物，是山水诗的肇祖。东汉之末，曹操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是最早的山水诗。而山水诗的真正形成，是晋宋时期。山水诗的开山人、奠基者是谢灵运。唐宋两代的山水诗取得了辉煌成就，名家辈出，灿若繁星，流派纷呈，登上了山水诗的峰巅。元明清的山水诗，虽有不少名家名篇，只不过是唐宋山水诗的继续，无变化、发展。鸦片战争—五四运动，山水诗，有了新的变化与发展，诗人们赋予山水诗以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新诗崛起。中国新诗，是新时代的产物。山水诗，以新体诗的形式出现。1919—1949年的30年间，由于漫长的苦难历程，由于内忧外患，更为严重的是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在祖国山河支离破碎的严峻形势下，诗人们怎能闲情逸致地单纯地吟山唱水？尽管这样，抗日战争前，仍然出现了一些诗人的山水诗，如刘大白、胡适、郭沫若、徐志摩、康白情、王统照、俞平伯等人的诗……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诗人们风起云涌，写出大量义愤填膺的保卫祖国山河的诗，密切联系祖国山山水水的具有时代特色的诗，为抗日战争狂热地呼号、歌唱，这是极为珍贵的。在思想内容与时代意义上，远非一般山水诗所能比拟。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诗人，也出现了大量佳作。有些诗人走上前线，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我也曾走上前线，写了一些《战地诗草》。

新中国成立后，30多年，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左”的影